

1932年10月11日

444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第五十四期 目錄

本週政治述評

- (一) 邊疆問題之嚴重
- (二) 德國退盟與遠東形勢之因果關係
- (三) 方吉離軍他去
- 何部長國慶演辭書後.....黎天才
- 日俄鬥爭與中國.....彭蠡
- 德國退出國聯事件之意義.....劉大年
- 流亡之聲(續).....董博仁
- (十) 被「驅逐出境」了
- (十一) 憶白俄

北方論

◀ 處定代及售寄刊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北平 | 東安市場華盛書店 | 丹桂商場岐山書社 | 西單商場青年書店 | 志遠書店 | 和平書店 | 新光書店 | 榮華書店 | 前外青雲閣內 | 佩文齋 | 琉璃廠現代書局 | ●杭州 | 新民路 | 現代書局 | ●廣州 | 漢北路 | 現代書局 | ●綏遠 | 牛橋大街 | 中華書局 |
|-----|----------|----------|----------|------|------|------|------|--------|-----|---------|-----|-----|------|-----|-----|------|-----|------|------|

次一版出週每

版出日一十二月十年二十二國民華中

行發社論公方北



中國國防問題

黎天才著之帝國主義砲火下之中國國防問題一書，出版以來，風行遐邇。全書凡廿萬言共分七章：（一）目前國際形勢與中國國防問題之根本任務（二）世界軍國主義之發展與各國關於大戰之準備（三）中國國防建設之根本問題（四）中國國防與軍備問題（五）中國國防之攻守形勢與邊防問題（六）中國國防之物質基礎及財政問題（七）結論——全書的問題——在以上七章中共分三十六節，旁徵博引，面面俱到，不祇關於中國國防建設有驚人的貢獻，即新中國制度的改造，國策的決定，亦有獨到之論列。「中國走向那裏去？」這是中國民族目前苦悶中之大疑問，著者關於此中理論的實際的，都有真實負責的闡明，當此國難日深之時，亟須人手一編。此書不僅可為國防建設之張本，尤可採用為軍事學校及軍隊中之教材，存書無多，購者從速。

總發行處：北平西長安街石碑胡同二十一號。

東方快報

歡迎
定閱

消息敏捷
內容充實
招辦各地分銷
詳章函索即寄

本埠每月三角
外埠每月四角

社址：北平府右街運料門
電話：西局二七〇一二八七五

本週政治述評

(一) 邊疆問題之嚴重

東北國土之淪喪，已鬧得不可開交，其他方面的邊疆問題也如天際烏雲漸漸逼迫上來。外蒙之名實俱亡，遠在東北問題發生以前，只是未曾像東北事變引起國內外的強烈震動而已。內蒙近由錫林果勒盟盟長德穆楚克魯普主持，糾合內蒙盟旗，以實行高度自治為號召，於本月九日開會於白靈廟。到會代表雖不踴躍，又會場中發言者雖僅德王一人，以故此大會議決得並無結果而散；然會後德王則已發出由彼領銜之宣言，稱內蒙決組自治政府，實行高度自治。德王素具野心，此番從事於自治運動，復有強有力之背景。內蒙多數王公國家觀念之濃厚固足博得全國之同情，但野心家之威逼利誘又未嘗不能使黑白混淆，轉令忠心耿耿者無以自白於世。故內蒙方面之隱憂，殊未宜言其變滅。

北方公論

本週政治述評

其西則新疆自金樹仁被逼出走後，久已處於干戈雲擾中。合軍閥爭與種族分歧為大亂之源，乃使屠殺報復倍形慘酷。回漢人民，據傳已有二十萬衆死於戰禍，而今則盛世才與馬仲英更各為大規模之動員，謀決最後雌雄。中央政令，鞭長莫及，軍閥等殺得心頭火起，難保不假借外力，以洩一時之忿。而況新亂有某國某國從中煽動，業已彰於道路傳聞。新疆南為西藏，而西藏之岌岌可危，由清末至於目前，蓋數十年如一日。西藏政教不分，宗教勢力之分裂形成政治勢力之分裂，而宗教勢力分裂之所由，國人自無不洞明。又在西藏之東南為雲南，此一省區之交通樞紐握於外人手中，外貨由此而暢銷，雲南需用之各項軍火亦由此而輸入。故雲南如發生境內嚴重糾紛，外人當能決定勝負之誰屬，其必將因利乘便，擴充其政治勢力，又無疑義。近頃一美籍記者自雲南藏邊巡

遊歸滬，預言第二滿洲事變將發生於雲南西藏。吾人舉目四顧，邊疆問題之緊急迫切，直無適當言詞可以喻之。凡內蒙，外蒙，新疆，西藏，雲南，皆外人交通設備便利於我，外人之經濟勢力超越於我，外人治理藩屬之能力及經驗，復遠非我所能比。國人並無恃恃之力，並不能自謂有保全邊疆之把握，而東北之淪喪則已開邊疆瓦解之先例。吾人深慮一九三一年之九一八事變更成爲一八九八年三月六日之德租膠州灣事變，懸瓜分之禍於吾人之眉睫。吾人無以救東北，何以救西北與西南？無以救一國，何以敵數國？

(二) 德國退盟與遠東形勢之因果關係

德國於本月十四日突然退出國際聯盟及世界軍縮會議，消息傳至各地，猶如驟聞炸彈之爆裂。關於此一事件之意義，本刊本期已有專文論述。在這裏，我們僅就此一事件與遠東大局之因果關

係，加以簡略的說明。

第一，希特勒說，「吾人非願犧牲吾人之熱血，征服任何外族。……如他人亦廢棄所有之軍器，吾人亦願遵從。但吾人絕不甘心居於二等國及受耻辱之地位。」這是表明：軍縮如爲普遍於全世界的，世界各國都得有安全保障，則德國絕不立異要求重新武裝。惟如他國並不能廢棄盛大之武備，而獨強逼德國長此無相當保衛國土之實力，則德國固非甘受耻辱之國家，當然不能默爾而息。就這一點來說，希特勒確乎理直氣壯，宜膺全世界人士之同情。事實上，德國以外的列強，無一不在競爭軍備擴張，由本年夏季起，報紙上公布的每個強國的擴軍方案，都是驚人鉅著。多數強國都公開聲明國際和平已無法確保，此後惟有擴張軍備是一條安全大路。同時這些國家偏禁止德國走上同一的大路，這自然不能折服希特勒的雄心。我們試想：列強軍備競爭。十餘年來本在潛伏狀態中，爲什麼獨從本年夏季起，

列強又像瘋狂一般在軍備競爭中個個爭先恐後呢？無疑地，遠東問題之緊張可以說明一切。

第二，德國退出軍縮會議，而又退出國際聯盟，這是爲着表示它的不與列強合作的最大決心。所謂軍縮會議，在世界多數強國積極擴軍的狂潮中，本已成爲虛偽的作態。軍縮會議今後繼續開會的話，充其量也只能商談列強軍備應擴張至什麼程度爲止，斷不會說已有軍備酌量裁減，因爲只是遠東局勢也已使真正的裁軍成爲夢想了。至於國聯，其處理遠東問題之失敗業已代表其殞死，世界經濟會議之無結果而散，世界軍縮會議之有名無實，直接間接都受到國聯處理遠東問題遭遇慘敗的影響。假如國聯還是像二年前那樣有力量，有權威，徵論德國未敢輕易宣告脫退，即經濟會議，軍縮會議也不至徒湊熱鬧，一事無成。國聯自召日本之侮，復來德國之侮，從此國聯在國際政治上自然更無半點分量。

第三，日外務省否認德日之間關於德國退盟事件有任何諒解，諒解之有無，另是一事，僅因日外務省感覺有發佈否認聲明之必要，我們也可以知道，德國與列強不能和諧，這是於日本有益的，是與遠東未來演變有關係的。德國對已經跌倒的國聯又踢一脚，這自然讓日本滿意。其次，世界列強間出現嚴重對峙的壁壘，可以使日本外交脫開年來孤立無援的苦悶，這一點日本人當能看得十二分明確。只要兩個對峙的陣壘日見森嚴，日本便不患沒有外交上或軍事上的與國。說到這裏，我們不但看出遠東問題之解決，是與中歐問題之解決密切聯鎖在一起的，此外，也看出，我們若單單希望國際變化可使東北事件獲得一適當歸宿，我們的這種希望之實現，直不知在於何年何月。

(三) 方吉離軍他去

方吉事件，兩月以來，引起很大的騷動，延至本月十六日始得一最後的解

決。犧牲如許性命，毀滅如許財產，添出如許痛苦，結果方吉所得的是什麼，國家民族所得的是什麼？回想起來，只有互道一聲慚愧。

方吉所以願接受和平解決之原則，所以願離開軍隊，乃是因爲不勝日方之軍事壓迫。緣日軍於十六日上午向方吉致最後警告，限當日下午三時以前退出現駐地點，逾時即以飛機大礮大舉轟炸。以怕日軍飛機大礮之轟炸故而離開軍隊，這是與方吉誓死抗日的初願不相符合的。馮玉祥氏在察省抗日，肯出兵收

復多倫，方吉抗日何竟不敢與日軍作片刻的對壘？這便將方吉號召抗日的內幕一下戳穿。

方吉當然可以辯解：能作到日軍也來打我們，我們的立場固已大白於天下。但是，作到這一步，就值得誇耀麼？志在鞏固現政府，作到這一步，也許是一種成功。不過應當自問鞏固現政府的動機何在，如其有不可告人之隱，作到這一步，豈非陷入罪惡之淵更深一層？日軍飛機炸傷了抵禦方吉攻取北平

的軍士，日軍官曾向北平軍事當局聲明「誤傷友軍」的歉意。方吉聽到「友軍」二字出諸日人之口，或者連呼「痛快，痛快」，以爲「到底入了我的圈套了」。然而故意擺佈這種圈套，豈未會料及自身將隨同全國人民一齊丟臉嗎？在國難形勢日趨緊急的時候，猶欲爲意氣之宣洩，猶謀爲政權之攫取，無疑的，成則爲他人白忙，不成則身敗而名裂。方吉今日之收場，可爲許多野心家前車之鑒。

何部長國慶演辭書後

黎天才

本年國慶紀念日，北平軍事委員會代委員

長何應欽氏在該會紀念席上有一篇演辭。何氏自己說，這篇演辭概係老生常談。我們看過去，也覺得與一般輿論界所發表的針砭現狀的文字無大差異。何氏列舉創造國家新生命亟應着力之點凡四項，即：（一）完成統一；（二）崇尚道德；（三）厲行節約；（四）盡忠職守。這四個要點，在二

年以來的國難文學中，我們所見亦不爲不多。不過我們就這篇演辭細讀一過，又可以發見何氏概乎言之深切著明的所在。這些是半年來何氏支撐華北殘破局面，備歷艱危的經驗之談，代表何氏的苦悶，也代表目前中國一般當政階級的苦悶。在這高唱羣策羣力挽救國難的時候，民衆與政府的感情及意見之溝通是很關重要的。一方面，政

府固須深知民衆的希望與苦悶是什麼，而代爲實現或排除，又一方面，民衆也應當知道政府的希望與苦悶是什麼，以便改正自己的意見或行動，務使政府在領導全國挽救國難的工作及準備中感覺最少的不便利。無疑的，民族復興精神之建立需要全國朝野上下革心洗面，推誠合作，政府貴在善於領導，民衆貴在善於追隨。所有真誠企望民族復興的人都不能否認這一點。我們在本文中，以何氏國慶演辭爲出發點，就目前中國一般當政階級的苦悶略事論列，藉便認明民衆能夠輔助政府易於爲政的地方在那裏。

何氏指明現社會中萎靡積弱風氣之養成出於道德之墮落，人心之陷溺，所以他主張崇尚道德。他特別惋惜目前我國政治道德之墮落，至於指出我國今日所謂政治活動幾乎都不配稱爲政治活動。他說，「譬如拿政治活動來講，上屆美國大選，胡佛雖沒有連任，可是票數次多，足見還可以代表一部分美國人的政治主張。羅斯福當選後

，胡佛却甘心退爲平民，絕不運用其既得權威，跑到美國西部或外省組織什麼分割主權的機關。俄國托洛斯基失勢後，寧可亡命外邦，潦倒窮途，未聞其勾結那一國危害蘇聯。我們中國失意政客和落伍軍人，一經下台，就要興風作浪，或者開牙建府，作一方霸主，或者假借外力，充當漢奸，一切廉恥道喪的勾當，都可以爲所欲爲，還配說政治活動嗎？」這幾句話便是何氏的經驗之談，何氏主持華北軍政雖僅半年，却遇到一兩次開牙建府，作一方霸主的事件，又遇到無數次假借外力，充當漢奸的事件。作這些事件之主體的人，屢屢施展其陰謀手腕，屢屢提出其苛刻要求，不走到山窮水盡的最後一步，他們輕易不肯放棄其顛覆政府攫取政權的企圖。何氏前曾憤慨向人表示：「中國人更比外國人反覆無常，難於應付。」實在的，自塘沽協定簽字後四個月以來，華北軍政外交有十之七八是以失意之政客軍人及出賣祖國之漢奸叛逆爲對手方，這些人不是不瞭

解中央政府處境之困難，不是不明白中央政府委曲求全，另有其不得已之苦衷，但是這些人正要乘人之危，目中央委曲求全之苦衷爲千載一時之

良機，於是公開要求中央畧予以名義，給付以金錢，稍不如意，即以糾集同類攻城略地爲要挾之具。在四個半月的時間中，華北軍事及政治當局曾派遣多少次代表和這些人折衝樽俎，曾有多少次迫不得已和這些人相見以兵！國慶日是我國『普天同慶』的一天，但平北方吉部隊與國軍正式交綏之鎗聲礮聲告訴我們：以最卑鄙，最兇殘之手段，犧牲國家民族之前途，目的在獵取個人權位者，正自有人。我們都知道塘沽協定之締結，如其有可以贊揚的意義，那便是給與我們以整理內部充實國力的時間，但四個半月以來，所謂整理內部全如治絲而愈棼，所謂充實國力，簡直尙未進入一般人的意識領闕。今日盱衡華北大局，我們並不能說已較塘沽協定以前稍見鞏固。相反的，侵略者已以其惟我獨尊的安閒態度，徧佈網

羅，他們的進攻實力是比以前更壯大了。像這種形勢之造成，我們歸咎於當局措施之不當呢，抑歸咎於民衆之一部分太不自愛呢？

年來最可痛心的一樁事實便是物質的國防既爲侵略者一蹴而碎，於此以外，精神的國防也未嘗能抵禦侵略者的衝擊，現已呈全被解除之虞。如同自動繳械一樣，所有反對現政府及甘心媚外的人對侵略者證明：中國已經沒有了精神的國防。從在野的或失意的軍人政客中，大批漢奸國賊盡擁而出，這比侵略者任何詆譭都更貶損我民族的尊嚴，這比侵略者任何強力壓迫都更摧毀我民族的元氣，我們的國本由此而動搖，我們的志士由此而沮喪。任何一叛逆組織的出現，無論其與外力之關係深淺若何，無論其所標榜之口號旗幟若何，只要它足以破壞國家統一的局面，只要它指明團結內部共赴國難的裂痕，這就比我們的軍隊打了一個大敗仗有更惡劣的影響。沒有一個戰爭能使雙方同獲勝利，所以軍事的勝敗，關係尙小

，今日俄德土耳其等國之復興供給我們一個最顯明的例證。惟有一個民族出現多數叛逆為異族盡忠効力，將祖國的身體和靈魂一概出賣，這便絕對為那個民族預兆不祥。物質的力量殘破之餘，復興不是難事，精神的力量亦竟所餘無幾，復興恐只屬夢想。

當然漢奸叛逆之出現，是有時代背景的。有今日中國社會之紊亂，有數十年來政治道德之墮落，於是此刻我民族之精神國防之破產。在國民經濟日見彫敝的時候，在舊倫理被人們一脚踢翻，新倫理尚未成立的時候，又在人們蔑視詩文述造，而現代的科學之研究尚未蔚為風氣的時候，我國士大夫階級便變成一個恰與社會利益立於反對地位的階級。他們只想長在台上，迫不得已從台上掉下來，他們立刻感覺到宇宙之大無地自容。他們曾作過「非平民」，便引復與平民為伍為莫大的恥辱。他們斷定自己的下台完全是受排擠的結果，因而懷了滿腔的怒氣。他們既曾願指

氣使，煊赫一時，便不甘再從事於由勞動而得報酬的生產事業。他們不解昔人以吟咏見志的風雅，也不知道獻身於科學研究或社會事業，此中亦有可樂。他們一方面苦於煩憂無法排遣，一方面也苦於衣食享樂難乎為繼，因而十分不自在起來。方今佛學研究成為在野士大夫間的風尚，他們真是要打破貪嗔癡愛的關頭麼？不然，不然，亦不自在之一種象徵而已。正是這種不自在讓「失意政客或落伍軍人」一有可乘之機可蹈之隙，立即糾集同類，「興風作浪，或者開牙建府，作一方霸主；或者假借外力，充當漢奸。」以往華北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使軍政當局感覺治絲益勞之苦悶，使侵略者有左右逢源之愉快，這一概是我民族國家的重大損失，此後不免以全體民衆所經受的苦痛或所遭遇的困難為之抵補。

如果我們承認漢奸叛逆之出現有其社會的原因，如果我們承認漢奸叛逆自甘在侵略者面前為國家民族解除精神的國防是在我們心目中一種不

可宥恕的罪行，又如我們相信當政者的苦悶源出於一部分民衆不知自重自愛，那麼我們對於何氏這篇演辭，特別是他的關於道德必須崇尚之理由的解釋，便不當滑口讀過。我們應當提倡氣節，應當使所有有辜負國家民族之可能的人自覺辜負國家民族是一種最大的恥辱。我們應當培養民族及個人的自尊情緒，是這種自尊情緒讓一個人不但改過如恐不及，而且爲善亦孜孜不倦。俄德及土耳其的復興不但是一二領袖指導得宜，追隨這些領袖的尚有千千萬萬以國是爲重而埋頭苦幹的無名英雄。領袖本於熱烈的自尊情緒奮身爲羣衆打開一條生路，羣衆也本於熱烈的自尊情緒趕緊追隨上來。他們的成功即隱而未彰，他們的氣魄也已使欲輕侮之者退避三舍。惟有不知自尊的人肯過奴顏婢膝，巧僞媚人的生活，所以喚發一民族的自尊情緒便成爲樹立民族復興精神之扼要的步驟。中國漢奸叛逆之特別衆多，適使喚發民族自尊情緒的工作特別更緊要些。

時至今日，我們尚須積極從事於道德標準之提高，這自然極其可憐。我們此刻本應計算新編後備軍有若干人，新製飛機有若干架，或新成立的兵工廠月有幾許出品，考察這些成績與我們的國防計畫中預先規定是否相合。國家生存上的切迫危險讓一切有關於國民政治教育的言論都顯得空疏迂闊，近乎老生常談。但是鐵硬的事實告訴我們：在漢奸叛逆的環攻中，相當的政治教育乃是國防建設工作之必不可少的開始步驟，精神的國防尚未建設成功之前，物質的國防建設直是無從着手。

所以何氏的言論引起我們濃厚的同情。同時我們希望何氏在華北就其所言各點力求其普遍的透澈的倡導及實踐。華北從歷史上遺留下來極爲龐雜的軍政系統，自國難發生後，其龐雜錯綜之程度曾未少減。何氏於張學良氏下野之後，親蒞茲土，支撐危局，數月以來處各方面都能熙然無間言。只因有不知自愛的逆黨叛徒橫行無忌，所

以使得華北未能早日步上積極建設之途程。幸刻間方吉問題已告解決，濶東匪患復有肅清之望，華北全局，暫告小康。那麼，我們勿寧認定，從今日起何氏才有一展他的抱負的良好機會。何氏

日俄鬥爭與中國

一 中東路爭奪之意義

自從本月十日蘇俄電通社(塔斯社)發表日本企圖奪取中東路之各項關係文件以後，第一，使全世界都已了然日本奪取中東路的野心，認識中東路問題的嚴重，第二，使整個日俄外交鬥爭立刻趨於急劇尖銳化的發展。在塔斯社所發表的文件中，證明中東路糾紛絕不是起於任何在職人員的誤會，也不是起於日俄雙方關於中東路一切條約法令的解釋之歧異，而是完全導源於日帝國主義對於中東路之有計劃的陰謀奪取。日本「駐滿大使館」給日本外務省局的報告暴露出來日本指揮「滿洲國」實行奪取中東路之一切預定步驟，對中俄奉俄兩協定之有破壞，對於俄國路員有計劃之逮捕，對於東京售路會議之日本陰謀，以及哈爾濱日本領事，日本憲兵，日本警察與滿洲當局秘密協議之一切反俄設計。塔斯通信社一再聲明這僅是類似文件中之一部分，但是就這一部分來看，已足證明日本帝國主義對

說：「我們只要腳踏實地埋頭苦幹，也許來年的雙十節會使我們得到一個更光榮的慶祝和紀念，」我們當為祝禱此望非虛。

彭 蠡

中東路的奪俄權益之極端嫉視，以至產生這樣審慎周詳的奪取計劃，準備對蘇俄勢力加以根本剷除。當然，日俄在滿洲之競爭，以及日本掠奪北滿蘇俄特權的野心，這是在很早以前便已經十分顯明的，日本之滿鮮一貫政策早已判明在東三省所將遇之勁敵，既不是懦弱無能之中國政府，又不是利害疏遠之英美各國，其唯一勁敵即為俄國在北滿之發展。一九二九年之中俄衝突，使俄國與中國完全陷入於邦交斷絕的狀態，這樣便使日本得以無所顧忌地準備整個東三省之佔領。九一八事變以後，日本當滿洲基礎尚未鞏固的時候，自不敢輕易激惹俄國的憤怒。然而一到日本在滿洲的地位，稱形鞏固，日本便再不能容忍蘇俄繼續保持其在北滿之統治。日本佔領東三省全部之後，日俄外交遂呈現短兵相接的形勢。中東路實屬吉黑二省，日本雖以各種方法破壞中東路之經濟價值，然而中東路既然依舊聯絡西伯利亞鐵路之兩端，依舊為赤塔與海參威間之交通直線，則在日俄軍事競爭上之價值，自然依舊隨着整個國際形勢的緊

張而愈益增高。正因為這樣，所以日本軍事外交機關都在處心積慮準備奪取中東路。實在說來，中東路之爭奪乃是日俄雙方在軍事攻守戰略形勢上所不能忽視的事項。中東路問題在國際政治上的意義就在這裏。

二 日俄雙方之作戰準備

日本居心奪取中東路，當然不僥倖假手於「滿洲國」的外交努力，其最主要的準備還是在東三省整個的軍事佈置。自一九一八以來，日本出征東三省之陸軍部隊雖往來無定，但是在東三省之整個軍事建設則以非常積極的手段促其進展。東三省之鐵路網，各重要城市之戰事設備，東三省全境之航空站及飛機廠，東三省與朝鮮間之嚴密聯絡，凡此種種，日人都已有很大的成功。這種形勢逼迫着蘇俄不得不將其整個外交國防的中心移向遠東。自西伯利亞以至海參威，一年以來完全露出大戰前夜的緊張形勢。

關於日俄軍事實力的對比，在今日當然很難與以確切的陳述。即日俄兩國之當政者，也一樣難以斷定雙方實力強弱之比例。一九零五年之日俄戰爭，距今已有二十餘年，當日形勢自與今日完全不同，日本也絕不敢狃於曩昔之勝利而冒然肯定今後依然操勝利的左券。我們在這裏雖不必去引証兩國經濟軍備上之各種數目字，但有幾種情勢是我們可以在事前斷定的。就工業化的程度說，日本之產業與技術大體上都較蘇俄進步，然

而現有的財富資源則日本所有者並不如蘇俄之豐富。以海軍實力而論，日本當然超過蘇俄數倍，但以陸軍之實力而論，則日本又不如蘇俄遠甚。綜合所有優點弱點作一觀測，大約兩國都不利於進行進攻的戰爭，而在從事防禦的一方面，則無論在軍事或政治上，都可以佔據較有利的地位。然而這種觀測也並不能謂為與事實相近，因為近代戰爭之勝敗關鍵，除了其各個國家之固有的武裝實力以外，同時還要看各個國家之外交的運用，決定於國際上其他國家的向背。很顯然的，日俄戰爭不能離開一般國際形勢而單獨進行。戰爭爆發以後，其所引起的整個國際形勢的變化，絕不會使一切其他國家永遠處於中立的地位。任何一個國家，將來戰爭中是否能取得其他國家為同盟者，是否將要遭受其他國家乘虛而入的進攻，這種變化的前途，將要超出其目前固有實力所可能決定者以外。一個國家在今日之現實的實力雖有必勝的把握，但是，如若戰爭的前途使着一切其他先守中立的國家都變為自己的敵人，那麼，其必勝的把握自然不免全部失去。這正是目前一切準備戰爭的國家所必需注意的前提，正因為這樣，所以現在世界各國關於大戰的準備絕不能僅限於本國海陸空軍之實力建設，而必需同時注意於國際外交的縱橫離合，竭力尋求本國外交上或軍事上的與國。日俄戰爭之爆發與否，早不繫於日俄兩國之主觀的準備，而完全繫於整個國際形勢的變遷，繫於英美德法各強大帝國主義對於日俄向背之決定，這就是我們現時應當討論的一點。

三 日俄緊張之國際形勢

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各帝國主義國家便已集中一切努力以建立反蘇維埃制度的聯合戰線。可是，經過了十餘年的努力，這個聯合戰線終因帝國主義自身間之劇烈的矛盾而未能得到最後的鞏固。帝國主義建立在資本主義對於世界市場的統治之基礎上，因此各個國家都有爭取世界市場的渴望，因此各國間之相互的矛盾便極難調和，這是反俄戰線之未能成立的第一個原因。另一方面，反俄戰線之不能成立，也還因為蘇俄政府十餘年來對於資本帝國主義執行一貫的和平退讓，這種退讓策略使着帝國主義世界易於忽視蘇維埃制度的危險，使着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得以加速度地發展。九一八事變以後，蘇俄更以各種方式與世界各國倡議締結互不侵犯條約，越發暴露日帝國主義獨佔世界市場的野心，够得上世界各國之當前的共同敵人。目前西歐與俄國接壤的各個國家，都先後與俄國建立親善的外交關係，以使蘇俄得以專心致志應付遠東問題，這是蘇俄在外交上之超越日本的優勢。日本對於東三省的掠取，無論如何，代表日帝國主義一種蕪斷中國市場的野心，自然很難取得任何其他帝國主義國家的同情。惟如當着日本軍事行動以蘇俄為對手方的時候，則根據於世界資本帝國主義反對蘇維埃制度之共同的利益，日本或可取得其他帝國主義國家之同情，這是日帝國主義自以為佔有的優勢。由今日的形勢看來，日俄雙

方之外交的追求那個會有比較良好的收穫，我們還不能作肯定的答覆。以美國之態度而論，它與蘇俄雖無直接的外交關係，但在目前之外交鬥爭中則與蘇俄有提攜反日之共同利益。美國人業已看明：日本在今日已經成為美國在太平洋上之現實的敵人，至於蘇俄之為敵於美國，則還是在較遠將來的事。英國與日本之利害衝突遠不如美國，而對於俄國勢力的膨脹，俄國在近東及中亞細亞一帶的發展，都是認為大英帝國治下殖民地之最大的威脅，使着它對於蘇俄的嫉視較為深刻。英國對於美國雄霸太平洋的野心，也一樣企圖利用日本以為牽掣。所以英美二國在日俄問題上便處於相反的地位。德法意等國，與蘇俄之直接衝突較少，那怕它們必將完全根據英美日之外交措置而決定其態度。然而，若不是蘇俄之發展已能危及整個世界資本主義制度之存在，這些國家便沒有採取最切實的反俄步驟的理由。

所以，帝國主義各國對於日俄問題完全表現着利害不同的錯綜關係，正是因為這樣，在最近數日日俄關係之極度緊張中，各國政府輿論都一致維持沉着觀變的態度。關於前途的變化，我們雖不敢給與機械的斷定，但大致的趨向也在我們的料想之中。美國對於日俄問題必將立於祖俄的立場，作算在日俄戰爭之初期發展中，美國按兵不動，宣佈中立，也一樣使日本之大部分軍事物資，不敢全部用於對俄戰爭。英國在美國沒有公開對日破裂的時候，在日俄戰爭中將立於對日善意中立的立場

，英國將監視美國，使美國不敢過分幫助蘇俄。德法意各國不能構成單獨的戰線，它們將根據其自身之相互間的利害衝突，而分屬於英日或美俄之兩大戰線中。這是在日俄戰爭之初期開展中非常可能的局面。然而一到戰爭繼續擴大，最後勝負即將判明的時候，這些錯綜的關係必又將發生新的預料以外的變化。譬如，日本若有戰勝蘇俄的可能，美國必將起而對日作戰，防止日本竊佔全部太平洋。而如蘇俄將戰勝日本，美國便也不再繼續其祖俄政策，因為美國一樣不利於蘇俄消滅日本。因此，當着日本軍閥向蘇俄開始橫暴進攻的時候，日本很難得着進攻蘇俄的利益，全世界進攻蘇俄的聯合戰線也並不能由此而確立。只有到了因繼續戰爭而使俄國處於進攻者之地位的時候，或是使着俄國在多方面已有戰勝日本之可能的時候，這時候世界政治便可以發生新的轉變，甚至成爲全世界帝國主義一致進攻蘇俄的聯合戰線。這是目前關於日俄鬥爭之可能預測的國際形勢。

四 日俄鬥爭與中國

日本是中國領土的掠奪者，是中國民族國家之當前的最兇殘的壓迫者。中國自身也絕無抵抗暴日的實力，因而已屈服於暴日威逼之前。正因為這樣，日俄外交形勢的緊張，蘇俄飛機偵查承德的傳說，才最易使中國民衆發生相當的幻想，以爲在日俄戰爭中，中國或有取得某種挽救補償的機緣。其實，在日

俄兩大強國的爭戰中，絕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以爲中國民族爭取獨立自由的助力，相反的，大戰的結果，必將以對於中國領土之統治充當勝利者之獎賞。不僅如此，日俄戰爭是必需在中國領土之內進行的，東三省，熱河，內外蒙古，這是日俄在初期戰爭中必需奪取的戰地要隘，中國必將沒有任何實力以保衛自己之主權及人民的安全。如若戰爭繼續擴大而持久的話，則中國又必成爲整個世界帝國主義武裝集中的中心，甚至成爲列強角力的第一戰線，而中國之一切物力，財力，人力，都必將放任各帝國主義列強的掠取，中國不能與以任何抵抗。這是毫無疑義的。

然而，大戰爆發之時日，在今日依然是未能確定。因爲近代作戰關係之複雜，日俄雙方都必將整頓最有勝利把握的戰備，而目前國際外交形勢上也一樣還需要很多的外交策略，使着戰爭爆發的時日確有繼續延緩的可能。中國今日絕沒有應付世界大戰的能力，中國所希望的還是世界和平之暫時維持，使中國能有相當時間以完成一切最低限度的準備。

目前中國民族國家除了在各種物質國防建設上的努力外，對於外交政策的運用自然也應當十分重視。在日俄兩國的鬥爭中，中國必需保留自身沉機觀變的機緣，絕不可使自身遭受任何外交上的束縛。目前日本正以各種方式企圖控制中國外交之發展，使中國弛緩對於日本之敵視，甚至成爲日本進攻蘇俄之副員。今日在日本佔領中國廣大領土以後，我們沒有理由爲日

本緩和外交孤立的形勢，爲日本解除後顧之憂。中國雖弱，但中國有廣大的勞苦羣衆，且與日本只有一水之隔，如若日本真鬧到自顧不暇，中國當能把握一切最便利的機緣。我們的拳頭

還不敢直接去打敵人，但我們的目光却必須注視着敵人，終有我們可以與他們爭取最後勝負的一日啊！

德國退出國聯事件之意義

劉大年

十月十四日德國出席日內瓦軍縮總委員會代表那多尼返歸德國，與德國內閣總理希特勒協商德國對軍縮會議之政策。感於各大強國對德國之要求絕不讓步，於是爭持多日之軍縮會議，終於最後破裂，德國竟於是日宣佈退出國聯及軍縮會議。這一事件成爲目前國際政局中重大事變之一，它與日俄中東路糾紛東西輝映，使着目前整個世界政治形勢爲之陡然緊張。這一事變之國際意義是非常廣泛的，它將目前整個資本帝國主義世界中的一切政治矛盾都完全暴露，將各帝國主義所用以欺騙蒙混的外交陰謀都爲之揭穿，使我們對於世界政治得到更深刻的認識。

第一，它已經證明了軍縮會議對於資本主義世界各國的作用，絕不是真正爲着縮減軍備，而只是爲着縮減敵國的軍備，擴大自己的軍備。德國因爲受有凡爾賽條約的束縛，不能與其他帝國主義同時擴張軍備，於是它就不能忍受軍縮會議對它的限制。英法義美各國對於軍縮會議都只是具有擴大自己軍備的目的，當然不能允許德國重新武裝起來。經過這次事變以後，世界各國對於軍縮會議之實質當然都得一最明晰的認識，都知

道德國退出軍縮會議是因爲德國不能利用軍縮會議以擴大德國的武裝，而其他國家之擁護軍縮會議，則又是因爲能以利用軍縮會議以擴大自己的武裝。軍縮會議中的一切鬥爭，其實質都有這同一的意義。然而，無論各國之居心如何，在軍縮會議沒有破裂的時候，其一切武裝擴大與縮小的比例，都還有相互妥協的所在，使帝國主義之武裝競爭或尙有「和平發展」之可能。可是，一到德國這樣公開宣佈退出軍縮的時候，則影響所及，任何國家已不能再去講求擴大與縮小的相互比例，所謂軍縮會議自然不能不陷入根本破產的狀態，而世界軍備的競爭自將趨於最崎嶇，最兇險的前途。

第二，德國是國際聯盟會員國之一，而軍縮會議則爲國際聯盟所召集者，因此，德國爲着堅決退出軍縮會議，不能不同時退出國際聯盟。國際聯盟自成立至今已十餘年的歷史，在九一八事變以前，國聯在整個世界外交鬥爭中是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的，許多國際會議與國際條約都是在國聯指揮之下得以完成。可是，九一八事變爆發以後，遠東事變證明了國聯之懦弱無能，而日本自國際聯盟中退出，更使國際聯盟遺受一個最

嚴重的打擊。自此以後，國聯所用以自慰的，僅只是尙且擁有歐洲大陸上的一切強國，尙可以成爲歐洲政治外交的中心。可是，一到德國也宣佈退出的時候，則使國聯在歐洲老巢之地位亦根本動搖，這自然是對於國聯存在的一種莫大威脅。當然，德國之退出國聯，乃是繼承日本退出國聯而發生的事件，也正是由於國聯在對日問題上已經顯示了其能力的薄弱，所以纔使德國很自然地無所顧忌地離開國聯。今後國際聯盟的生命，已是日薄西山，氣息奄奄的了。世界經濟會議與軍縮會議之先後失敗，日本及德國之先後退出國聯，這顯示世界資本帝國主義之間已經絕無任何國際合作的餘地，國際政治的危機就在這種基礎之上得着急劇的發展。

第三，德國之退出國際聯盟，當然完全是英法美意四強國外交壓迫的結果，特別是英法二國，在任何外交問題上，都給與德國代表以非常的難堪。我們若回想幾年以前的歐洲形勢，以及德國參加國聯以後之七八年的歷史，我們便可以覺察德國從沒有遇着英法各國之聯合的進攻。尤其是英國，過去在一切外交問題上常是不滿於法國之雄霸歐洲，常是以各種方式暗助德國的盛強，以謀箝制法國在歐洲的勢力。然而在這一軍備平等問題的要求中，英國始終與法國立於同一戰線，絕不對德國加以任何遷就或顧念。英國外交政策之轉變實爲德國脫退國聯及軍縮的最重要原因之一。我們若企圖解釋英國轉變外交態度的原因，則必須明瞭現時德國地位與過去之極大差異。第一

，過去英法各國對於德國多懷拉攏之意，唯恐其與蘇俄之關係過於密切，於是力求德國政府之外交政策變東向（蘇俄）而爲西向（國際聯盟），以使德國成爲西歐資本主義防止赤化的堡壘。可是，自希特勒執掌德國政權以後，德國政府已確定了其資本主義法西斯蒂的性質，與蘇維埃俄國也立於無可協調的地位，英法等國在今日已不復畏懼德國之東向的危險。第二，幾年來德國的發展，已達到了使英法列強對德國不敢繼續讓步的程度。假使過去各國對於德國之讓步，大多數爲經濟性質之幫助，或歐洲弱小國家的利益之犧牲，而時至今日，德國之要求已經逐漸擴大提高，今日德國提出軍備平等之要求，明日德國或再提出恢復殖民地之要求。這當然使着英法各國不敢對德國再作具體讓步。正因爲這樣，所以德國纔遇着英美法意的一致戰線，而終至被迫退出軍縮會議。

第四，這一次德國政府關於退出軍縮會議及國際聯盟之決定，當然也有着國內的意義。德國爲一最先進的民主政治國家，代議制度及一般德莫克拉西的政治自由，在德國社會中都已有了深遠的歷史基礎。而在希特勒的統治之下，處處都樹立所謂法西斯蒂的政治原則，對於一般民衆之歷史的政治習慣不加重視。德國之社會民主黨及共產黨，在世界各國政黨中都是佔有重要地位的，都與希特勒所領導的國社黨不相融洽。世界經濟危機的浪潮，在德國有很積極的表演，生產的停滯與失業的衆多，使希特勒政府遭受很多的怨望。世界政治形勢的緊張，

軍備競爭的激烈，也不能不使德國政府於財政窘困經濟萎靡之中着手於可能的軍備建設。這一切內外形勢，都加重希特勒政府的不安，使希特勒終須加緊外交政策的鬥爭以轉移國內民衆的視線。他爲着憑藉對外交策鞏固國社黨政府在國內的政治地位，所以不惜與歐美各大國作正面衝突，毅然退出國際聯盟與軍縮會議。

所有以上這些事實，使德國政府採取了目前這種斷然的步

流亡之聲（續）

董博仁

（十）被「驅逐出境」了

在中央政府及國內各方善男善女大喊「救濟東北難民」的口號下，我們的北平市地方當局能想出這「免費坐車外給五圓」的「遣送東北難民還籍(?)」的高着，不容我們不承認這是一棒德政，更不容我們不來秉筆直書大吹大擂。因爲我們這樣深信着：地方當局一定認爲這是救濟東北難民再好沒有的辦法，而且來的比較切實，效果可以立見。在中央政府久已着手組織而患難產的「東北難民救濟委員會」尙未成立之前，我

驟，使整個國際空氣爲之緊張異常。當然，德國並非日本可比，其與國際聯盟中其他國家之外交關係最爲密切，今後德國也並不是絕沒有對國際聯盟的餘地。不過，這一事變究竟爲目前國際形勢急劇發展中之應時的產物，它昭示着目前整個國際形勢的險惡，昭示着各大強國外交鬥爭的激烈，昭示着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期已不在遠。一句話說來，它把已經破碎了的國際和平的希望打得更碎些。

們的聰明的地方當局竟能想出這一個快刀斬亂麻的絕着，索性把這群「眼看見成餓殍，殊屬有污市容」的窮困東一古腦轟出去，離開國境，這一來，推個乾乾淨淨，有分曉：「死活概與本號無關」。誠然，誠然，人心是肉長的，焉有見死不救之理？眼看見橫三豎四暴露着腐臭之屍於茲會爲「首善」之區，不惟國際觀瞻所關，抑亦市容與市內衛生所繫；況目觀慘狀，殊覺不忍，終於想出這一個絕妙的澈底辦法，上可以符政府救濟東北難民之旨，下可以免東北難民埋骨他鄉。說者謂地方當局此舉之意義

猶不在此，誠可與日本帝國主義之「滿洲移民政策」比美；足徵地方當局之功績，委實是造福於整個國家民族。我們基於上述的相信之點而推許地方當局之德政，這在地方當局自然不能不怡然自得而差堪告慰，有功於社稷，應惠於黎黎了。

這一若大俄羣既已離開國境，則一向關懷之救濟對象業已幻滅，「救濟東北難民」之謂，自亦成爲歷史上之一名詞。以如珠之糧喂有用之人，免流亡之徒佔有用之地，這自然是很合經濟原理的一種措施；而且難民聚集，不僅於衛生有礙，抑與地方治安不無影響；而今這些久糾纏難解的問題，均已解決得

難而痛快。這些固已不成問題的問題，且不在話下；惟這一若大餓羣，坐着免費「專車」，手提五圓銀洋，奔鬼門關，入地獄中，這自然不能不有下文。有的說這一羣逃亡的東北難民其所以於九一八事變之後離鄉背井流亡關內者，無一不是基於民族意識不能忍受亡省滋味，因而捨棄一切走向流亡之途；故其中不甘爲奴之民有之，不肯附逆之吏有之，奔走救亡之士有之，負傷歸來之義勇軍亦有之。流亡兩載的下場却原來是「資遣回籍」。這有「籍」可回倒是他們作夢也不會夢到的。正惟其家鄉淪陷已屬無籍之人，所以流亡，所以救亡，而今竟不費吹灰之力，居然能有「籍」可回，這事非未易理解的事情？當着他們從豺狼熬噬的本土逃亡出來的時候，真是深幸這沒有被帝國主義者屠殺了的性命，又歸還了祖國，準備着爲祖國犧牲；即使是身在漢家旗下，隨着國軍浩浩蕩蕩殺出關去的憧憬，不能實現，但總算逃脫了帝國主義者的鐵蹄踐踏。家

鄉的一切財富事皆棄如敝屣，縱然凍餓而死亦所甘心，因爲死是死在了自己的國家。這一切呀，都是從眷戀祖國的熱情所形成的。而今，這一個僅有的死的願望，殆亦爲環境所不容。於是有人說這是棄民政策，與我們所悉維當局的「滿洲移民政策」略有出入。其實，也不要太難爲負地方行政之責者，這一大批難民也是人命關天，餓死了不也是人命嗎？也真怪可惜了的。無可如何中而此，這誠然是情有可原，不容我們「站着說話不腰痛」！至於說到「資遣難民回籍（？）」不免要發生若干惡果，如國家或民族方面的損失之類，誰又管得那麼許多！至於說到這羣難民「回籍（？）」之後的遭遇又該是怎樣，似亦無容多慮；兩年來，三千萬同胞還不是那麼活着嗎？活的究竟比死的多。「眼不見爲淨」，管它做甚？

我們想想看：這一批批難民坐着專車從北平到山海關，自然是一路無阻了。手提着五塊洋錢出關之後，既不够

六元七角五的「奉山路」票價，便只有扶老携幼沿着鐵道一步一步向東北走。那僭居當地之主人者，看到這羣以前「不肯爲奴」「不作偽吏」「奔走救亡」的東北難民如此歸來，又該作何感想，更該有何表示。我們不敢想，不敢想那奇恥大辱與甚於屠殺的虐待一併襲來的情況。

我們想想看：這羣東北難民既經歷盡艱險徒步到家的話，那久成楚囚望穿秋水的里人見到這從故國歸去的人，定要異口同聲劈頭就問：「政府還要我們嗎？」這被資遣歸去的人又將何言以對？這自動歸來行將兩載的東北人，結果皆以變相的驅逐轟出國境；憑你如何來神政府雄辯，亦斷難解釋出「政府是要他們的」。然而當着家鄉父老含着眼淚，具着滿腹熱情極懇摯地發問的時候，他又誠難啞然不答，那麼，只有這樣說：「政府，政府怎麼不要我們？還讓我們白坐車，還給我們五塊銀大洋；讓我們回家來合家團圓，讓我們返到王道樂

士來享福！」

（十一）憶白俄

我讀過「松花江頭」一文以後，我對於那丟掉兩年的哈爾濱的留戀，更添出幾多相思的成分；益感那東方莫斯科的繁華與偉大，是在我們的不經心中被敵人輕輕攫去了。這思想鄉土無異於懷念久別的情人。爲了對於哈爾濱的相思，更使我聯想到久居哈爾濱的「第三種人」，那便是喪失了國籍的白俄。帝俄的勢力是久已根深蒂固地插入「北滿」，而且對於哈爾濱之經營亦誠與莫斯科無甚差異，於是俄人乃充斥於哈爾濱市上。蘇俄革命成功之後，赤俄與白俄的界線便分得異常清楚；在沒有取得國籍的所謂白俄，便多數是有國歸不得地流落在異國，其生活之日陷於貧困，自是事勢之所必至了。那時候，我們目覩那

異國的飄流者所經受的悲哀與苦痛，雖然亦每有些許同情，然終不知其悲哀之深與苦痛之大。大約就是在這一天寒似一天的秋天，有時看到他們三三兩兩穿着那破洞露股的單衣服，僅僅那大鼻子尖凍得硃紅，並不顯出半點頹縮；手裡提着那一天勞力換來的僅有的一瓶酒與半個麵包，跑到松花江邊的樹林子裏，就地坐下，大喝大嚼，間而唱起那思鄉的歌曲，忽而大笑，忽而狂噪，終於，喝得有幾分醉意了，相抱大哭，嗚咽不已。那沒有家國的悲哀與苦痛，都消失在這號哭之領域中。那時候，我們是在參觀他們如耍把戲，欣賞那哭的藝術，「這羣大鼻子又在這裡發窮瘋！」誰知我們的那種非人類的心情全都造成了不容饒恕的罪過，如今自己的處境竟是與

那些發窮瘋的白俄一般無二。悲劇的劇情與扮演的角色雖有不同，然其悲苦的程度却是不相上下。我們有時從裡往外不願承認我們是沒有國家的人，名義上我們也誠然是有國可屬；然而想到我們的種種遭遇，以及現時的處境，事實上又真難讓我們作欺心之言，硬說我們真正受到了國家的恩惠。這不是過激論調，的確是平心自白。假設有心想在跳血在流的公正人士，正不妨把我們這羣流亡無家之輩的生活加以檢討，必立刻會承認我們與沒有國家的白俄毫無差異。然而，這不能怨天，不能尤人。如「楚囚對泣」「白俄酒醉嗚咽」的故事，都是我們的前轍；那也可以用來作解除苦痛或慰藉悲哀的辦法。除此之外，辦法儘多，那只看咱們有沒有小子骨頭了！